

# 別樣陽台



柏林漫言  
余逾

很多人對巴黎公寓陽台上的鮮花讚嘆不已，認為這是法國人特有的浪漫。然而殊不知，在盛行包豪斯風的德國，人們愛起陽台來，絲毫不遜色。

在柏林市區，人們對陽台都有着極大的偏愛。從房屋設計師到購房房主、到租客，無一不希望公寓能有一個甚至多個陽台。所以呢，哪怕只是一個剛剛能站得下兩個人的那麼點兒空間，設計師也大多不會「甘心」讓它只成為一個落地窗，一定會把這個空間做成一個小陽台。

在柏林，陽台的朝向也是有講究的。一般朝南朝西的陽台是最受歡迎的，因為柏林的冬天很長，朝南或朝西的陽台往往能多享受一些陽光。因此以往柏林朝西的公寓價格會略貴於朝東的。然而這幾年夏日逐漸升溫，高溫暴曬的日子多了，而柏林也並沒有普及空調，朝東的公寓慢慢也受到了同等的青睞。

為了讓陽台最大限度地被利用，有的設計師把陽台的一部分用玻璃門窗做成全封閉式的陽台，和室內的區別只是在於它沒有地暖或者暖氣設施，所以還是歸於「陽台」類別。它還有個專屬的名字，叫「冬日花園」。

冬日花園在柏林可是一個非常實用的設計，在室外冰天雪地的時候，在冬日花園裏可以有擋風的玻璃擋住寒冷，同時又可以曬太陽。很多人在冬日花園裏擺放了跑步機、單車等健身器械，而有的乾脆把它當作一個小小的溫室養花種菜，還有的則放了晾衣服的架子，這也是晾衣服的好地方。

柏林的陽台有的允許晾衣服，有的不允許；有的陽台可以自行按個性裝飾裝裝，有的哪怕是裝個遮陽篷都需要各個方面批准。這取決於房屋建造的時代、用途和管理公司規定等等



柏林黃昏中的屋頂花園。

作者供圖

的不同。在售賣的時候，陽台的平方米價格一般是戶內平方米價的一半，如果這個陽台是個「露台」，顧名思義沒有頂兒的陽台，或者是樓頂露台，它的平方米價則只是戶內價格的四分之一。用極其經濟的價格便能收穫一個大大的陽台或者露台，這便是常常頂樓房價昂貴的原因——大家都想擁有一個屋頂花園。

在對陽台的布置上，除了像法國人一樣喜愛花花草草，德國人還有更實用的偏好。一是他們喜歡在陽台上放戶外沙發，注意，不只是躺椅或者椅子，是舒舒服服的沙發。它們採用的都是舒適、易乾的材料，冬天也有特製的保護罩。另外當然必不可少的就是燒烤架了。德國人對烤肉的熱愛一點不亞於大名鼎鼎的南美烤肉大國，稍微有點陽光氣溫溫暖，便是燒烤日。只是有的公寓陽台對燒烤有嚴格的規定，比如說一年限定幾次，又比如說可以用電烤爐不允許炭烤等等。

德國人對陽台的熱愛也是自由的，裸體躺在陽台上曬太陽，給自己的陽台搞個藝術創作，都是可以的。去年還專門有一場「陽台藝術展」，鼓勵人們多望向窗外的世界，享受和熱愛生活。

這，便是充滿了熱情的柏林「陽台文化」。

# 古典結他與《夏康舞曲》



自由談  
威威

巴赫第二無伴奏小提琴奏鳴曲及組曲第五樂章《夏康舞曲》，我身邊會小提琴的朋友都將此曲奉為里程碑：秉承巴赫一貫嚴謹架構，不僅技術難度大，對演奏者的音樂理解力、表現力要求亦高，甚至長達十多分鐘的表演，數十個橋段依序呈現，就連背下譜子都是個挑戰。

在寫下《夏康舞曲》這首音樂藝術史上不可多得的巔峰之作時，巴赫剛剛旅行回來，推開家門，才得知第一任妻子去世已久，此時他已有三個孩子離世。悲痛欲絕的他還不知道，在有生之年還會有七個孩子離開他。

巴赫的六首無伴奏小提琴奏鳴曲是

在一七一七年至一七二三年之間完成的，有人說，悲痛、神秘感是這六首奏鳴曲的主要內涵。第一任妻子於一七二〇年離世，雖然有人抱怨巴赫在前妻去世後十八個月就舉行婚禮，但細品《夏康舞曲》，就能清晰感受到他的悲傷情懷支配着每一段旋律。

樂曲在緩慢節奏中逐步開展，莊嚴而沉重，淒厲而決絕，既有向外投射的張力，也蓄有回首低吟的暈能，彷彿一名丈夫和父親的哽咽，深情與渴望、謙遜而高貴、克制卻悲痛。在許多刻板印象仍然將巴洛克風格認定為方正而嚴肅時，《夏康舞曲》的情感與精神所達到的境界，遠遠超過筆者淺薄的文字所能描繪的程度。

我一直喜歡古典結他，羅梅羅家族的作品常年霸佔我的歌單前十位，

《Angel Romero Plays Bach》這張專輯戳中了我又愛古典結他又愛巴赫的心。他演繹的《夏康舞曲》，對比小提琴的演奏，私以為更為清澈，少了拉奏弦樂的柔情蜜意，多了彈撥弦樂的質樸和力量，風情不同，也難怪每位古典結他大師都有一首自己的《夏康舞曲》。

幾年前的美劇《美國眾神》第二季有一集的開頭，講的是一位音樂家對兒子嚴加管教，在節拍器下輔導兒子彈奏巴赫，但對音樂不感興趣的兒子反而喜歡電腦。成年後的他利用代碼作出一首巴赫風格的新樂曲，驕傲地向父親展示，父親聽完後高度讚賞，但當知道這是由代碼構成的沒有感情的音樂時，他的臉上流露出不可察覺的失望和恐懼。

人類的情感，何以被數據取代？

# 這一群人和「一帶一路」



維港看雲  
郭一鳴

「廣州是一個港口，潮汕是一群大」，廣州中山大學黨委書記、歷史學家陳春聲教授上月底在中文大學「全球潮人與一帶一路」國際論壇上的這句話，引起強烈共鳴。陳春聲教授作為本次論壇主題演講嘉賓之一，在短短近二十分鐘，以《走向世界的潮汕人：歷史與文化》為題，用PowerPoint扼要論述潮汕地區獨特的地理位置，造就潮汕人走向世界的獨特的歷史文化傳統。聽完他的演講，我突然對自己身為潮汕人平添了幾分自豪感。

今年是國家領導人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十周年，鑒於潮汕人在「一帶一路」國家，特別是東南亞地區的移民歷史以及潮人社團在當地的影響力，汕頭社團總會決定舉辦這次主題論壇，由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承辦，五月三十一日上午在中文大學祖堯堂揭幕。主題演講嘉賓除了陳春聲教授，還有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館長、前副校長李焯芬教授，各環節主持人有嶺南大學校長鄭國漢教授、中文大學文學院前院長梁元生教授、嶺南大學協理副校長兼立法會議員劉智鵬教授等，專題演講的學者有東京大學濱下武志教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協理副校長劉宏教授，以及來自英國、內地和本港各大學的專家。下午兩節政策討論，分別由陳鑑林兄和本人擔任主持人，講者包括行政會議成員高永文醫生和立法會議員李浩然博士等。各位講者從不同角度分析潮汕人在東南亞以及香港的商業成就和影響力，有宏觀論述亦有個案剖析，內容精彩紛呈，就像一個個廚藝高手在聽眾面前端出一道色香味俱全的潮州菜。聽眾中有一位筆者的老友楊錫明兄，他曾在中國駐泰國大使館任職四年，這次和太太專程從潮州來港出席論壇，在Q&A環節，錫明兄發言提及泰國及東南亞地區潮人社團出現青黃不接

的情況，對此表示憂慮並提出若干建議。

整整一天的論壇，猶如一場潮州菜盛宴，而最令我回味無窮的就是陳春聲教授的「潮汕是一群大」論。春聲教授是潮州人，這是他研究潮汕文化歷史得天獨厚的地方，更重要的是，作為內地史學人類學界領軍學者，他從歷史與文化角度研究「走向世界的潮汕人」，提出不少獨特見解，舉例舉證信手拈來，例如，他指出歷史上的「一帶一路」是網狀而非線狀，沒有起點和終點，他認為，潮汕在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角色，與其位於東南亞到中國北方海港城市的航程中間，以及昔日航海貿易依賴季風有很大關係。在回答現場聽眾提問時，陳教授說，歷史上，無論朝廷實施海禁，還是開放海禁，潮汕人都在海上，做同樣的事情，這個地方不能生存，就轉到其他地方發展，不需要懂外語，照樣做生意，他們有時被稱作海上貿易商人，有時則被稱為「海盜」或者其他，不同朝代都如此，這就是潮汕人的基因。這一席話說完，現場聽眾一陣熱烈掌聲。有些話點到為止，聽得懂的自然明白，聽不懂的再解釋也未必有用。

關於「廣州是一個港口、潮汕是一群大」的概括，真是畫龍點睛。廣州位於珠江口，所有經海路進出南粵以至兩廣的貨物，都必須經過廣州港。清代乾隆年間，廣州曾經是唯一允許西人通商的口岸，史稱「一口通商」，直至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才有包括廣州在內的「五口通商」，廣州港地位可想而知。潮汕也有港口，但潮汕人從來不是守住一個地方。幾百年來，潮人漂洋過海到香港、新加坡、泰國、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越南、柬埔寨，哪裏有機會能生存發展，就到哪裏落地，融入當地社會，形成「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人」、海外潮人與潮汕家鄉人口相近的獨特現象。

巧合的是，三十年前，同樣在中文大學祖堯堂，國學大師饒宗頤教授在首屆潮學國際研討會上發出研究潮學的倡議，今次論壇的主要推手鄭赤琰教授、鄭宏泰博士和林楓林兄都曾參加一九九三年那次研討會。而今大師遠去，潮學研究已在本港和內地、海外蔚然成風。希望明年這個論壇能繼續辦下去。



▲汕頭小公園開埠區。

中新社

# 維納斯的背影



「古羅馬文明之光——意大利那不勒斯國家考古博物館珍藏展」正在北京中華世紀壇藝術館舉行。意大利那不勒斯國家考古博物館作為全球最重要的考古博物館之一，擁有全世界範圍內最完整的古羅馬雕塑與龐貝古城壁畫收藏。此次展覽分為三個主題單元：「美的承繼」「生活之美」「美的演繹」，通過近七十組雕塑、壁畫、青銅器、玻璃器、馬賽克等多種藝術品類，全面展示古羅馬時期遺珍之美。

圖為雕像「維納斯的背影」。 中新社

# 市井萬象



東言西就  
沈言

# 民國大家的為父之道

在第四個沒有父親的父親節即將到來之際，除了緬懷可親可愛的父親，心緒不由得飄去民國時代。彼時，在古今中外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根深蒂固的父權社會岌岌可危，傳統父親角色遭遇空前挑戰，於是乎，開明之士不僅在東西文化之間探索救亡圖存之路，而且尋求突破傳統的為父之道，親身演繹求新求變的父愛故事，迄今依然廣為流傳。

一九一九年，早在獨子出生十年前，魯迅已經在《新青年》發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雖然批判矛頭直指父權社會，卻難掩「愛與自由」的父愛光輝，一如「自己揹着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後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滿溢犧牲與成全的偉大。他將子女定義為「即我非我的人」，「因為即我，所以更應該盡教育的義務，交給他們自立的能力；因為非我，所以也應同時解放，全部為他們自己所有，成一個獨立的人。」因此，魯迅認為父母應該給予子女：「健全的產生，盡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迥異於「父為

子綱」的綱常倫理，他心以為然的，「只是愛」，以及由愛而生發出的「完全的解放」。

雖然魯迅與獨子的相處時光只有短暫的七年，但卻是始至終踐行《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的正面價值，給予獨子最大限度的「愛與自由」。據周海嬰在《魯迅與我七十年》中所述，父親採用「順其自然」的教育方式，極力不給他打擊，甚或不願拂逆他的喜愛，除非在極不能容忍、極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內。有一次他不肯上學，父親勸導無效便用報紙打他屁股。事後，父親向母親解釋：「打起來，聲音雖然響，卻不痛的」，與橫眉怒目的鬥士魯迅完全判若兩人，卻如此地令人動容。

一九二七年，在已經擁有三十四年「父齡」之際，梁啟超於寫給子女的家書中說：「你們須知你爹爹是最富於情感的人，對於你們的愛情，十二分熱烈。你們無論功課若何忙迫，最少隔個把月總要來一封信，便幾個字報報平安也好。」有別於傳統意義上深沉內斂的嚴父，梁啟超從不掩飾自己對子女的愛意。對於子女的關

愛，從為人處世到求學就業，乃至婚戀家庭，無不情真意切，似春風化雨般潤物無聲。面對學問與文憑，他強調「求學問不是求文憑，總要把牆基越築得厚越好」；面對事業與責任，他主張「天下事業無所謂大小，只要在自己責任內，盡自己力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這種父親對於子女的愛，早已超越了追名逐利光宗耀祖的世俗之愛，返本歸真為淡泊名利安身立命的純粹之愛。

在《梁啟超傳》中，有專章講述梁啟超與其子女的往事。梁啟超有九個子女，從建築學家梁思成、考古學家梁思永、火箭控制系統專家梁思禮，到詩詞研究家梁思順、經濟學家梁思達、圖書館學家梁思莊、社會活動家梁思懿，成就了一門三院士、滿門皆優秀的傳奇佳話。

有感於女童纏足、男童科舉的中國傳統教育弊端，梁啟超參照西方現代國家經驗，根據兒童的生理與心理特點，提出循序漸進、循循善誘、啟發為主、全面發展的教育思想，對於中國現代教育改革具有開先河之意義。在對子女的教育和培養

中，既有中國傳統儒學做根基，又能得風氣之先，融會西方近現代科學與民主精神，實現了以人格教育為主的儒家傳統在現代社會的創造性轉換。中西合璧的教育理念與實踐，也成為其家庭教育大獲成功的關鍵。

與此同時，梁啟超的父愛不僅惠及子女，也無私地給予女婿和兒媳。梁思成與林徽因結婚後，梁啟超致信新婚伉儷，表達其喜悅之情：「我以素來偏愛女孩之人，今又添了一位法律上的女兒，其可愛與我原有的女兒們相等，真是我全生涯中極愉快的一件事。」足見其父愛是一種超越血緣關係的博大的愛、包容的愛，折射出人性的光輝。

事實上，除卻一直被模仿卻無法被超越的「史上最強老爸」梁啟超之外，民國時代還有許多不同凡響的父親，諸如宋氏三姐妹之父宋嘉澍，張氏四姐妹之父張武齡等等，無不在東方與西方之間，扮演著從傳統到現代的中國父親角色，身體力行如山的父愛，為子女所懷念，為後世所欽敬。